

永樂大典

卷三千一百四十
九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四十九

九真

陳

陳文叟

宋王之道相山集故武節大夫陳文叟墓誌 文叟諱師忠 宋之晉江人曾祖贊德不權祖察以叔父中奉大夫某贈 止奉大夫父照以公貴累贈武經大夫公志尚豪邁適出一時輩流中奉 才之謂嘗以材武進會詔下郡國立武學以三合法取士公慨然曰郭公 陽顧不足慕耶何切切軍司為遂由舍法取貢于上庠中宣和五年武舉 異等補某官調泗州盱眙縣尉次楚州鹽城縣尉檢選其官充御營左將 軍幹辦官次賴州排岸遣某官充兩湖路都巡檢使次紹興府兵馬都監 次平江府常熟縣福山巡檢初公從韓宣撫世忠軍會行在陳攻取大計 韓喜謂得公晚苗傅之變公以戰多超轉數秩先是樞密李公與公為布 衣交洎登西府薦公有事對材堪奉使絕域一時士論翕然推重公自福 山歸而與之所為不復有仕意以武節大夫致仕平生好作詩晚年詩益 工每一篇出識者張其筆力閤吾宴坐焚香誦經深於性理無所滯礙於

永樂大典卷三千一百四十九

一

所舍之西偏名堂曰隨緣自號隨緣居士以紹興二十九年冬十月辛亥 考終於正寢享年七十有二安人黃氏賢淑能循法度子四人曰求已保 義即前鎮江府常州巡檢斥堠曰求志新明州指使曰求俊水節郎新寧 州指使蓋皆以功賞延之典葬也曰求忠應進士舉祿三人某某孫女 三人俱幼求已蓋吾弟制定彥逢之塔也將以今年某月某日葬公于紹 興府蕭山縣之湘湖南越王城之原葬有日求已遣人致懇於婦翁以前 福州福清令黃童行狀求乞銘彥逢自無以為塔之意寓書有請於予予 頃年以視彥逢於西興之官舍復識文叟其後彥逢既以猶子莫求已遂 聯姻姪子每赴調至臨安文叟聞予來必攜其涉江相遇清談終日而去 如是者非一今公云亡予以遠官欲不得撫其棺葬不得臨其穴若銘又 何敢辭 主於泉葬於越 前湖後城流長同幸

陳楫

宋潘良貴默成居士集故鎮江府學教授陳公墓誌銘 昔魏 珩王恭以人物冠晉公卿王濟嘗語人曰與珩同遊同若明珠 之在側蓋親見恭亦遠歎以為神仙中人後世想像二子風采恨不得與 之周旋得遊吾亡友子濟其殆庶幾乎公姓陳氏名楫字子濟婺之金華

人尚書都官負外郎諱爽之曾孫尚書職方負外郎諱確之孫父沈獨隱
德不仕公生而穎悟未冠長大美好士友不問賢否慕望器重咸以遠大
期之所負既者遇公亦肅然更貌持身介潔而中則寬裕優容不立城府
予自少與公同研席及仕或離或合餘二十年見公恬淡好學不倦如一
日登宣和六年進士第調鄭州儀曹掾未行改鎮江府府學教授表倡以正
士子翕然悅服居歲餘盜破鎮江公因棄官歸倚祥巖壑或勉之出公笑
而謝曰觀象玩辭者君子之事也吾獨不能儉德避難乎建炎四年春三
月甲子俄以疾卒聞者驚嗟惋惜相與失聲吊之者多哭之傷其年冬十
二月壬申塋于長德鄉石錦里從先兆域公一再娶曰楊氏進士恕之女
無子曰傅氏禮部尚書墨卿之女生子未暮而夭其伯仲氏以猶子照後
公且謂為銘莫如子宜念公平生慈祥豈第又造物者賦子如此不為無
意而官止修職卽年才四十二嗚呼惜哉銘曰生不辰兮逢此百罹位不
稱德兮為之者誰鳳絲絲其逝兮去而莫追埋玉樹
於土中兮我心悲鏡銘詩於幽宮兮永無改遺

陳陽

元一洗志陽武陵人宋宣和中舉八行固
辭不就死葬于西山邵市王以字表其墓

陳景東

宋孫觀鴻慶居士集故府君陳公景東墓誌余聞古之處士
或隱於山或隱於市隱於山者寓耕釣而隱於市者寓醫卜
均之不上也日聞十數人得百錢足以自給則閉肆下簾不更筮也均之
醫也聞人痛疾欲去之如在已而不志於利錢漢以來逸民隱士懷奇抱
寶高蹈一世深藏於市沈然與漁商農圃雜此土以處而莫辯也然孫思
邈隱太白山而龍公授玉函秘方為千金之冠韓伯林賣藥長安市口不
二價而婦人女子能識之譬如珠玉在泥沙光景發見有不可掩者今嘉
禾陳景東者其一人也景東以字行諱某陳氏其先江都人後徙錢塘今
為秀州嘉興縣人自皇考始諱獻日贈朝奉即景東讀書章解以連不喜
治舉子業而尊賢樂善常置一時名為賓師以進諸弟子於學未幾弟確
進士第官至御史積習名教若從子駢從孫禹錫相繼收其科陳氏浸大
矣景東沉浮里閭故自若也門內數千指養老字幼舉所然奉寡嫂拊
諸孤思敬若一三族之飢寒疾病死喪皆以公為歸趨人之急不以在亡
為解亦不以戚疏為薄厚而尤工於醫宣和中嘉禾大疫連塋比屋呻吟
之聲相聞公日挾數僕持藥物自隨以飲病者窮闕委巷靡不至焉而因
絕不能自存者又分金周之晨出莫歸竟數月而後已所全活不可勝數

嘗有黃氏婦昇疾詣公公曰病間矣勿藥可也而黃氏弟在旁公視之有小異試察其脉告以亟去勿留疾作則不可為矣比還一夕而逝如公言公之暨不由師授自得之心故奇中多類此蓋士之寓於暨者也嘉禾介居抗蘇為冠蓋舟車走集之路於是名公巨卿高人勝士州刺史縣大夫皆往從之游晨起未盥漱而車轍已滿門矣公庶靖寡欲凡榮名寵利世人群趨交驚爭所欲得公皆無求於其間其子昧性至孝有英毅過人之才為公築大第闢園館疏池沼蒔花竹供耳目之玩公領客居間擊鮮置醴縱飲歌呼終老如一日平生未嘗請佛經比感疾書四句偈而瞑皆菩薩語雖禪翁老宿皆嘆驚自以為不及享年七十四紹興三十年七月乙巳卒于正寢夫人徐氏有賢行適陳氏五十五年賓其夫以辭幣酒食暇接中外無一問言生三男子長即昧也昧蚤卒驟舉進士六女陸友仲沈師言闕人勉沈操杜之珍俞拈其婿也二孫男曰淵曰渭六孫女三人適杜之方魯松陵峻三人在室昧等以其年十月癸酉奉治命葬于縣之象賢鄉深葉村朝奉公之次於是徐夫人明年八月四日亦遇疾不起年七十七以十月丁酉舉其喪以附余嘗觀王丞相荆公表處士征君之墓同持有杜契者隱于暨不憚貧富貴賤召之輒往入致醜謝非其義不受也

永樂大典卷三千四百九

三

有徐仲堅者隱于卜人召筮雖疾病中不正水中不見二人之賢聞於世矣公猶懼其久而無傳也故併刻之三人者名迹赫然在人耳目如前日事今景東冢上之木拱矣賢士大夫稱思如新而墓碑至今無辭以刻嗟乎隱德高行既不顯於世宜與三人者並傳於後予衰病廢學言之不文不敢以既老為辭遂表而出之揚之墓道以備它日史官之訪云

陳籓桶

宋周南山房集方臘之亂初因盜火繫獄其徒不堪遂被械出之初犯緡雲界自黃墓嶺過止六七人至崇善寺繼火殺掠自號聖公陰兵執鏡照人謂凡用心不滅者皆照見之百姓竄走方伏匿於山林其徒持鏡四出謂人曰我已盡見悉民畏懼皆出就擒邑民盛九沉五各立黨伍起而應之括蒼素無城守遂被剽畧其後臘就禽童貫問臘誰為謀主臘以陳籓桶對貫捕獲之問君教方臘反何耶對曰正坐臘不受某教爾又問汝所以教臘者云何曰殺徽嚴以示威長驅渡江結人心以入長安爾又問何以籓桶為名對曰天下之勢猶桶反爾能籓則合不能籓則離其不建如此貫誅之

永樂大典

卷三一四九

陳葵

元一統志英蘭縣人徽宗時擢進士甲科蔡京惡其策主張元祐黨籍元符上書十八人葵其一也貶衡州三年雷震黨碑乃得放還黃氏日抄陳葵字叔向魏益之教以盡棄所懷獨立於物之初忽大悟遂以師道歸益之反陋朱呂之學水心辨以一造而盡獲莊佛氏之妄也語簡而精然猶委曲其文曰昔孔子稱憤啓非發舉一而返三而益予亦言充其四端至於能保四海往往牽借而所指亦近於今世之所謂悟者愚謂待其憤而後啓之待其非而後發之舉一返三使以類推此孔子欲學者自盡其力而不徒師之恃耳非悟也充其四端至於能保四海此脩身以至平天下克舜二代已試之效具在皆實理也非悟也

陳元昌

宋林光朝父軒集陳公行狀 別乘陳公為古靈先生之族子也以二年夏六月癸未晦不幸至大病聞太守且來遂捉衿欲一出道亟來問疾無一語小龍以是日卒蕭之父兄有悲酸出涕者其子弟走官舍哭之昨嘗出合沙遇所舊謂某曰予識別乘陳元昌乎別乘且來蕭欲時時訪吾子於東井之上後數月某自錢塘還始得一拜公便如綢繆故人也自此旬時輒一至吾廬反復道古昔終答乃去洛

永樂大典卷三一四九

四

下舊遊各記憶所聞為語錄公於此數家首尾貫穿其容儉其色平道前輩中事為無可愧者嘗出家藏文筆乃古靈遺書也且曰諤於是說嘗三復之有不得於吾心者子餘讀書城南公未過我或竟日所謂兼美疏食未嘗不飽也公以門地補官初調漳州倣縣尉有能聲改承奉即知會稽郡餘姚縣廷中賈賤來者日以千數每決遣無停訟仍歲凶儉獨餘姚之民無菜色遷潮州潮陽縣以吏步攝事者為一切苟簡之故乃至不俾煩刷去之又捐俸錢修齋宇公之未前視太守猶父兄視督郵從事若主簿對猶交朋雖不為新絕過當之樂然亮中有所未安九牛不能挽之回也公之於親戚故人有解水分羹不忍相合之意昨者枕疾以視疾來者必具衣冠如他日故來者不知其為德甚焉死之日驟大夫數匹竟夕而後去太守恤其孤視死者為無慙色也公之疾且革以右朝氣即乞致仕有子翰娶右迪功郎前潮西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連景先之女次餘能力學次韓纒數歲女子嫁鄉貢進士黃樞有二女未許嫁甥張緯來揭以諸孤涕泣道舅氏之年五十有五而已矣不得聘欲籍先生一二書之某所不應書又不應辭不得已披淚而聽之當世君子者有以哀誅悲些而斟酌吾言者乎古靈家世海內所道說故不書謹狀

陳東

宋史忠義傳陳東字少陽鎮江丹陽人蚤有雋聲傲儻有氣不
 戚戚於貧賤蔡京王黼方用事人莫敢指言獨東無所隱諱所
 至宴集坐客懼為已累稍稍引去以貢入太學欽宗即位率其徒伏闕上
 書論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謀於後李彥結怨於西北未動
 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結怨於遼金初開邊隙宜誅六賊傳首四方以
 謝天下言極憤切明年春貫等挾徽宗東行東獨上書請追貫還正典刑
 別選忠信之人往侍左右金人迫京師又請追六賊時師成尚留禁中東
 發其前後姦謀乃請死李邦彥議與金和李綱及种師道主戰邦彥因小
 失利罷綱而劉三琪東復率諸生伏宣德門下上書曰在廷之臣奮勇不
 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之臣也其庸膠不才忌嫉賢
 能動為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純
 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拔綱列卿之中不一二日任為執政中
 外相慶知陛下之能任賢矣斥時中而不用知陛下之能去邪矣綱任而
 未專時中斥而未去復相邦彥又相邦昌自餘又皆擢用何陛下任賢猶
 未能勿貳去邪猶未能勿疑乎今又聞罷綱職事臣等驚疑莫知所以綱
 自起庶官獨任大事邦彥等疾如仇讎恐其成功因用兵小不利遂得表

宋史忠義傳卷三十四十九

五

間投陳歸罪於綱夫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豈可遽以此傾動任事之臣竊
 聞邦彥時中等盡勸陛下他幸京城騷動若非綱為陛下建立則東與捕
 遷宗廟社稷已為丘墟生靈已遭於肉賴聰明不惑特從其請宜邦彥等
 讒嫉無所不至陛下若聽其言斥綱不用宗社存亡未可知也邦彥等執
 議割地蓋河北寶朝廷根本無三關四鎮是棄河北朝廷能復都大梁則
 不知割太原中山河間以北之後邦彥等能使金人不復敗盟乎一進一
 退在綱為善輕朝廷為甚重幸陛下即反前命復綱舊職以安中外之心
 付种師道以關外之事陛下不信臣言請徧問諸國人必皆曰綱可用邦
 彥等可斥也用舍之際可不審諸軍民從者數萬書聞傳旨慰諭者彥干
 衆莫肯去方昇登閣杖撻壞之喧呼震地有中人出衆嚮而蹀之於是亟
 詔綱入復領行營遣撫諭乃稍引去金人既解去學官觀望時宰議屏伏
 闕之士先自東始京尹王時雍欲盡致諸生於獄人人揣恐朝廷用楊時
 為祭酒復東職遣轟山詣學撫諭然後定吳敏欲弭謗議奏補東官賜第
 除太學錄東又請誅蔡氏且力辭官以歸前後書五上既歸復預鄉薦高
 宗即位五日相李綱又五日召東東至未得對會綱去乃上書乞留綱而
 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請親往以選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

車駕歸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潛善輩方揭示綱幸金陵舊奏東言綱在中塗不知事體宜以後說為正必連罷潛善輩會布衣歐陽澈亦上書言事潛善遽以語激怒高宗言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度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如平時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於吾親食已如廁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進死乎吏曰吾亦知公安敢相迫項之東具冠帶出別同邸乃與澈同斬於市四明李猷贖其尸瘞之初東未識綱特以國故至為之死識與不識皆流涕時年四十有二潛善既殺二人明日府尹白事獨詰其何以不先聞白徹示慍色以明非已意越三年高宗感悟追贈東澈承事郎東無子官有服親一人澈一子令州縣撫其家及駕過鎮江遣守臣祭東墓賜緡錢五百紹興四年並加朝奉即秘閣脩撰官其後二人賜田十頃京口耆舊傳陳東字少陽丹陽人以舍法貢上庠政和中命大學士習雅樂樂成且命官一時歆艷預者多權要子弟東適以職掌居前列奮然曰吾寧能與孔臭子比以求俸賞辭不就政宣以來群儉用事蔡京梁師成亂政于內王黼童貫致冠于外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父子結怨於東南以致戎狄去黨宗社佔危天下皆知元惡大憝在六人者而凶跡

永樂大典卷三千四百九

六

赫然無敢擬議靖康初政詔求直言東乃率同舍生上書歷詆六人者指為六賊始同舍主聞其言皆辟易無敢從者既見東書首言竟不去四出留以遺舜使大明誅賞皆以為辭婉理順從者遂衆東復於衆中自誓以為言幸而中朝廷命東以官不受不中得罪死東不悔陳誼慷慨衆服其誠書既上中外大快京師老稚往往名數六賊京等知罪狀昭揭大禍且至又時虜寇已迫乃挾太上南巡方是東南劇任皆其親黨東以為京等不但紆死意有已徹坐上書乞追四六賊以正典刑別差忠信之臣乞從大上不報月末書再上太意以為群賊之患在腹心甚於夷狄欽宗感悟即邀太上還京盡竄六賊六賊雖竄而其用事久朝無正人同時宰執如李邦彥白時中趙野王孝迪蔡懋李稅輩皆附致身無能遠謀所後惟割地請和棄城避伏其不主和議者內廷惟李綱一人而在外惟种師道號為宿將知兵時國勢維危人心猶藉二人以為重邦彥等疾綱異已俾出督戰會兵小卻即罷綱相且奪師道兵柄示堅和議人情大沮東不得已復率同舍生伏闕上書斥邦彥等非乞復用綱而將師道京師兵民知東等所言實契衆心不期而會者十餘萬至殿前欄楯被登聞鼓不得達時閤官壅閉非一日會御藥朱拱辰等出衣不勝忿蹂躪之東力救不能

過乃歎曰禍在是矣無何京尹殺紳各以兵來同舍生挽之去東曰某去則諸公爲踐顧公等何罪吾自視頭已在地上矣會事聞欽宗嘉其忠盡遣使宣諭復以用綱師道又令綱師道自出諭衆衆乃散虜謀知二公復用人心且因即解圍去邦彥等怒揭榜通懼斥伏闕上書人爲意在作亂學官奉承以東等爲脅持君父屏出之幸欽宗聖明御批付開封尹轟山曰陳東言事出於忠義可令運學山出御札與茶酒楊時率學官迎之歸諫官陳公輔援近比乞命之官少率共故繼以請勅授迪功郎同進士出身與學官差遣東以誓言不拜再上書極論時政因乞改正太學生上書過名及除伏闕之禁不報遂謁告歸是歲在舉于鄉未幾京城失守忠憤感激言與淚俱建炎龍飛召赴行在東喜曰吾志伸矣即日就道以棺自隨或問其故曰臣之事君言而不從罪不過死人惟畏死不敢盡言吾竊陋之以此自隨示不敢求生以害仁也聞者壯之是歲八月十五日至在所方草奏論天下大計聞李綱罷黃潛善汪伯彥以舊恩專柄任東以爲此治亂之機不可默至書留綱不報再上書併及時政乞還都京師下詔親征以繫天下心作天下氣又不報乃立言綱忠直必能輔佐中興汪黃險佞必不能弘濟艱難汪黃大恚是晚應天府吏至出片紙有進士陳

永樂大典卷三千一百四十九

七

東四字東知得罪死即爲書別其家人辭曰東八月十四日到南京十五日入門十六日具狀中西書省十七日詣登聞檢院上書十九日又上書二十五日又上書當晚忽有應天府人史來追取必是得罪死生未可知然東處之定矣切恐死後家中不知子細今特寫此紙恐要知東不以他故而死也來時新婦陳氏或得男即先人之後不絕東死無後五六弟與六三哥同志奉二老兒勿致失所諸叔吏不在丁寧也仍須一弟編請諸房起居身是見姑姑亦傳語四十妹使可許他成親大娘長成中問已許與四六姐七五即爲親如其家不悔初心即成親不然別作區處請以此書與六姐一者東隨身行李並月六十即并諸僕僕去且助二老兒使用死生命也切勿念東自餘不復更上書畢就道無幾微見於顏面後數日其友四明李猷始得其屍斂於所携之棺鄉人胡中行護之以歸人多其義方東死時外廷無知者後乃知潛善銳欲殺之而無其由會進士歐陽澈上書及言禁事言多不實上意頗怒潛善乘上怒併擠之死而東之實非上意也建炎三年春六飛南幸大臣有及東死事者上驚悟贈奉養卹典一子恩澤夏四月四幸建康過京口又詔曰陳東嘗奏封事出於忠義大臣涉私至請誅戮朕方深悔禍之誠在盡忠之士已贈京秩仍官其

永樂大典

卷三一四九

子今行經其鄉未忘于懷可持賜錢五百貫又謂宰臣曰張栻古之遺直陳東誅死可念二人皆葬郡境已令有司致祭卿等更卹其家紹興四年冬追貶南京用事之臣詔曰朕建炎即位之初昧於治體聽用匪人置布衣陳東於桎梏朕甚痛之已贈官與恩澤殊未足稱朕悔往之意可持贈朝奉郎秘閣修撰更與兩資恩澤賜官田十頃舍人王綱中書行其詞曰嗚呼古之人願為良臣不願為忠臣以為良臣身荷美名君都顯號忠臣已膺稠誅君陷昏惡嗚呼惟爾東其始有意於為良臣乎由朕不德使汝不幸不得為良臣也雖然汝籍不得已不失為忠願天下後世獨謂朕何此朕所以八年于茲一食三嘆而不能已也適階美職豈足為恩以塞子哀以彰子過使天下後世考古節非拒諫之主殆不如是魂而有知歆茲朕意詞意悽惋論者以為得代言之義嘉定鎮江志東自少負氣節有憤世嫉邪之意在大學時嘗因大雪與同舍生飲初筮齋酒酣約聯句為樂公獨為古詩一篇曰飛簷攬朔風起朔雪隨風洒中土雪花看地不肯消萬億蒼生受寒苦天公剛殺陰雲遮世人凍死如亂麻人間愁嘆之聲不忍聽誰肯採掇傳訖聞達太上家地行賤臣無言責私憂過計如杞園獨雲直欲上天門首為蒼生訟風伯天公儻信臣言憐世間開陽闔陰

永樂大典卷三千四百九

八

不作難使驅飛燕因下郡都獄急使飛雪作水流潺潺東方出日還照耀坐令和氣生人哀又為律詩三十韻有山嶽遭埋沒乾坤著叢蒙已成堆積勢應嘗掃除工之司被收之日視死如歸則東之志操此詩見之矣淳熙間守臣秘撰耿秉判免東賜田之稅云如可贖分百身尚何較於田稅猶將宥之十世寧不念其子孫梁谿漫志陳少陽遺文少陽遺其家書南徐刻本以傳人多知之而其為文世所罕見胡荅楷嘗得其跋蔡君謨蔡錄子惜其流落不傳為載于此少陽跋云余聞之先生長者名謨切為聞潛時出意造密雲小團為貢物富鄭公聞之歎曰此僕妾愛其主之事耳不意君謨亦復為此余時為兒聞此語亦知感慕及見蔡錄石本惜君謨不移此筆書旅裝一篇以進宋周益公大全集跋陳少陽哀詞少陽之死讀石本許公哀詞思過半矣臨川梁先達喜聞前輩遺事寄此求跋于有少陽行狀蓋其弟南所作今錄示先達宜繕寫入軸以便觀覽嘉泰壬戌

七月 癸丑

陳皓

宋胡銓澹庵集陳大夫墓誌銘 乾道戊子十月癸丑先州觀
察使高郵軍駐劄御前武鋒軍都統制兼知高郵軍事兼管內

勸農營田屯田使節制山水寨南康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陳公敏自高郵抵書廬陵屬某銘其父武翼大夫寧都巡檢公之墓且以門人宜州文學權高郵錄事參軍兼推官教授溫度狀來初某與程部尚書張公大猷同直玉堂大猷談敏不容口一日經筵同舍有言虜騎長驅敏恐不能當一面以問敏者率執咸喟然大猷即對力請專任敏上曰朕自知敏自是識者愈謂大猷知人嗚呼大猷已矣世之知敏者無幾然則銘其父非某其誰宜為乃不辭而承命大夫諱皓字彥章贛州石城人曾祖光祖靖父宗皆不營仕大夫身長七尺餘容貌環岸知略幅奏武藝絕倫而又調煉有大志四方豪俠多從之游既冠為邑尉都部時雖承平頗多巖邑革竊旁午大夫以討捕為已任領資募士跡盜百里無遮避警監司郡守聞其名凡游徼悉委焉所向輒克靖康初虜人犯闕諸路兵勤王討疲憊憚行大夫慨然請赴難字義之俾部兵以往諫東南第六將至蔡兩宮北行勤王兵潰為盜十七八石城兵亦欲乘亂以掠大夫曰宜先殺我無使我為醜名眾冰然曰惟公命從大夫曰真人翔於濟陰盍亟往危蹕遂鼓而行自濟陰至南都邸維揚備嘗艱險所過樵蔬不犯卒全師以歸時竊盜結邑半知群偷素警大夫威俾容鷗長大夫復毀其家募士數百人賊大

永樂大典卷三千一百四十九

九

牙界山不敢抵熾建炎末寧都惡少李敦仁來踣謀不軌旬浹聚群不逞除數萬首隸石城大夫以數百人輅戰不敵退保官吏悉遁賊遂破贛諸邑復鈔廬陵臨川長汀建昌邵武且誘無賴子授偽官籍鄉丁為兵聲勢曰張乃遣偽官數百於石城嘯為合響應者如市大夫與賊還盡死聞悉獲偽官戮之掠以徇賊知後必為患多方誅使降罵曰我世王民可叛國從亂耶寧一戰死無憾賊迫大夫親戚要抗曰不降則親戚俱戮叱曰親戚之情可割忠義不可奪親戚泣曰兵少賊眾事必難就不若偽降僅見用陰為內圖大夫曰不然降即臣事之也臣事人而圖之則有叛名降與叛皆非吾忍為也親戚泣而去俚俗門戶尚湫隘謂可以殖貨大夫獨高大其間曰吾子孫當高車駟馬賊怒敢抗已毀之至是使人說曰苟從我請斬其居加宏麗馬荅曰吾能滅賊憂無居耶賊察其志終不回家以萬金求復大夫者閩邑皆勸降泣曰吾誓不與賊俱生頭可斷賊不可從遂往欽建募兵至長汀會下河巡檢劉僅與破賊計復還召父老諭以禍福不數日得鄉兵數十推僅統率已副之也于河之南賊勢我遣其弟世昌兵二萬衝河南僅馬碎步眾驚潰大夫賈勇進擊賊大敗暴骨三十餘里禽七百餘人黎明賊哀餘衆由詭道出河鹿洞掩不備戰甚力兵稍却時

敏年纔十八擢戈騎馬突入賊大夫溝其幼乎故不能止遂與俱奪合擊
俘數千人賊之弟世臣不勝憤踰旬以身銳十餘萬攻北鄙大夫兵萬人
與戰于門外呼聲動地賊走敗蹀血盈野獲千餘人遂復石城賊懼退保
軍都樓聞于郡借捕承節即休兵蓄殺月餘復攻軍都賊悉銳阻隘一戰
克之乘勝逐北禽其弟并腹心桀黠者三十餘人敵散萬計安集失業於
是流民自占者如歸監司郡將列奏授永信即石城武尉既劾據山自固
死咋不得逞遂就招大夫力職三年日訓羸越之法時草竊尚禁餘邑遭
毒痛者數數獨境內免漁劫民以按堵任滿後與國縣尉時邑外莽為盜
區大夫蒐卒詰禁俘賊穉鳴以功遷軍都巡檢績效尤著罷歸里詔與庚
申五月癸酉終享五十有六年大夫性識明果嚴毅寡言言必中理其用
兵暗與古人合復強寇不可倭數絕口不言賞常曰為國過惡足矣貪天
功以為己力罪也人以方漢應侯訓子孫惟忠孝廉勤故諸孫皆名宰後
石城軍都也僅食唐一時勝從者以喜怒生殺之大夫從容說山獲免者
數萬人平日仇怨深者尤竭力營救人賊其長厚念謂大夫陰德在人後
必有顯者符興國日有為仇所誣者辨而出之其人感德以大夫不納賄
獻養兩器他日發以飯客則貯金昏滿坐呼其人歸之曰我以理直出汝

永樂大典卷三百四十九

汝以我為私耶當以付吏其人叩頭愧謝請持去乃已其廉類此卒年戊
子月庚申日殯于邑之南門外庚子年戊子月壬辰日卜吉遂葬以致貴
累贈武翼大夫娶劉氏有婦德以疾終亦以致貴累贈碩人大夫交結四
方豪俠以成其志者內助為多生二子長則敏也次曰球今為訓武即高
郵軍駐劄御前武鋒軍同統制二女長適同邑張珂李適軍都謝友直孫
男十一人敏之子長曰孝忠武義大夫任真州兵馬鈐轄次孝義忠翊郎
御前武鋒軍訓練官次孝傳保義郎閩門柘候鎮江府駐劄御前軍親
隨馬軍副將次李家保義郎次孝慶成忠郎次孝寬尚幼諸孫惟孝傳以
軍功自奮云球之子長曰孝先次孝誠孝本孝基孝友俱幼先是陸興甲
申冬某自前行少帝伯被旨措置淮瀾海道以備虜時勃敵壓境號八十
萬聲搖鼓下自雒陽海陵連數郡望風棄城不守敏守高郵獨與虜相距
終射陽湖虜規知淮上虛實軒然自謂克在旦莫三省憲院劄下沿海駐
劄御前水軍統制李寶使速開其控扼要害申海道使司且謹邊備而寶
謹兵數萬首鼠避敵某即以聞于上寶亦抗疏自列閏十一月十日劄與
某合寶專一措置江西某復奏云臣被奉十一月二十四日聖旨令范榮
捍通泰州料用楚州鹽城一帶李寶防江如緩急即互相稟應今寶乃悍

永樂大典

卷三一四九

也泣曰先君晚歲竟以前功補承信即遇登極思遵承節即時軍守嘗
 奏為沿淮巡檢不赴不卒以去年三月某日沒矣享年七十四將以今年
 十一月某日葬于隸騰山之原遺言求銘嗚呼是蓋嘗有德於予家者最
 不可辭秀聲曾大父用之大父希觀父參娶羅氏以子回授恩封孺人六
 男子恂恂惇惇恪恪皆吉州助教惇成忠即新差監光化軍在城都酒
 稅女一人適貴州助教盧敏求孫男二十二人溥泳源淮汜洸深潛沿淮
 淳浚汲瀟滄皆業進士滋汪津津淇清洋尚幼孫女二十人適進士王良
 范庭艾胡琳保義即路先祖進士葛少伊姜綱中左地功即婺州武義尉
 應振曾孫男女三十二人元孫一人子聞彥聲既得官赴銓離立庭吏操
 贖唱姓名彥聲大不樂即日奔去其自愛重又有士大夫所愧者則其得
 銘亦不獨以與之有雅素而已銘曰 亂能全其鄉功名非其願也富能
 燕其族公侯非其美也一辱於銓吏而隳耳疾走終身常見則吾儕區區
 釋耕而干株者 非可賤也夫

陳卓

元一統志陳卓咸寧人有田五千而兄之田止千願合戶而同
 之且曰人生飽暖之外骨肉交歡而已其後兄子康民登第而

永樂大典卷三十一四九

十二

康民生子求道求道建炎間求道為
 都水使者為劉忠所執不屈而死

陳求道

宋史忠義傳陳求道字得之咸寧人登進士第靖康間判
 都水監及議二帝出邦講和求道力爭之不聽欽宗知康

王兵來求道請以元帥加之齋曠書者八人皆遇害惟求道所為劉定致
 書而選金人立張邦昌下令在京官不朝者死求道稱疾不往嘔血累日
 開封尹親以邦昌命召之竟不能屈求道以二帝蒙塵屢欲自殺因救得
 免先是陳留河決四十餘日漕運不通京師大恐開封尹宗澤命求道治
 之七日河盡復故道建炎四年命為襄鄆隨鄆鎮撫以襄兵食不給待命
 未行自咸寧挈家就食嘉魚值亂兵起乃之蒲圻高龍堂僧寺未久招撫
 劉忠判一夕數十人集至驅求道家還嘉魚至若山遂族具酒食奉求道
 為主將南走湖湘求道正色厲辭賊怒殺求道妻蔡氏及二子符佺必欲
 從已求道罵愈厲賊斫其口故出舌斷之獨符子覲竄山谷得免賊退始
 得求道屍瘞于興陵武昌志陳求道備傳陳求道者邳州咸寧縣人也其
 叔祖名卓字某有腴田五千畝兄之田止一千卓愛其兄賢願同業曰以
 五千腴田而執其寡不巳愚乎卓曰人生飽食暖衣之外骨肉歡聚而已

何以多田為其後凡子康民登進士第官至太中大夫是為求道之父。求道字得之元符間為某州通判其兄弟分田馳簿莽遠之求道大書勸戒之詩至今人誦之靖康間為朝奉大夫都水監使者金人犯汴原大括民間金帛屬王時雍括東北壁徐東詰括西南壁求道與余大約為受納官轉付金人朝請徽宗出郊講和樞密馮檉請尤切求道力以為不可不聽臨川危素曰知汀洲雖必先有道君子也嘗為求道著仁說有曰仁者天下之公理私害之公忘矣求道之死殺身以成仁者嗚呼難矣臨川危素撰又陳求道補傳後至正四年五月經廷檢討危先生時詣四明余忝郡臬事暇日相與汎論古今人物先生語及宋建炎之亂邠州咸寧縣陳公求道罵賊不屈賊斷其舌而死先生嘗為作補傳且以殺身成仁贊之嗚呼若求道之死視唐顏平原無愧矣余家自蜀亂離僑居蒲圻蒲圻距咸寧嘉魚各百里而近龍堂寺又在縣北門外其事不聞諸長老不見諸衆志豈歲月久遠遂湮沒而無傳歟以是見為臣死忠為子死孝為婦死節不幸而無傳者豈特求道哉求道之忠義雖湮沒於鄉里乃顯白於四方又得仁人君子為敘述之亦不可謂不幸矣余他日歸訪其子孫謀諸父老告諸令長求其墓而得焉為表之曰故忠臣求道陳公之墓且刻

宋史大傳卷三十一百四十九

十三

先生補傳于石求道有知生氣雷勃勃矣六月朔日資中何棟孫謹識

陳履道

宋李流謙澤齋集陳履道墓誌銘 君姓陳氏諱大方字履道劍之浦城人其系自唐拾遺居射洪其陟浦城自七

世祖曾大父諱思賢父諱某君童時父死毀如成人母知不凡讀父書長而授之君感勵刻意劬甚母更憂其疾數休之不能新學然春秋史君獨嗜之未幾貢京師師而告其母天下自此多事矣後三年兵起方調欲猝興居者齋鷺爭逃去或休於供君曰去將安之吾又母老會邑部夫願護以行今日士也而辱此乎君行不顧於是當道者皆趣發無敢留其後道徙者遂盡墟其家始服君有識晚以恩授建州助教君為人孝敬醇潔以不違事父事母篤至垂髫日記數千言終身不忘雖間行田園書未嘗去手入夜炷不續往往挾策與月光上下凡難事事之得其心女弟幼孤撫育嫁遺恩甚曰如是而後能使之忘其孤平時恂恂常恐傷人遇事自黑之蔽業可畏善食酒至斗餘不亂過華山愛其寺秀反與而觀之幾三十里路人指為狂家有水行嘗飲並溪跨屋多曠以待客而貧不米其趣向可見紹興庚辰某月日以疾卒於家享年若干娶鄭氏再齊氏四男子果

樂紹樂東樂有學行而樂對集英有融言擢上第授遂州教官以歸女長
七次嫁其人李在室文集十卷詩名物辨四卷書訓雜錄三卷兩漢文評
二十卷箴于家東等以今年某月日某甲子將樂君之喪葬於邑之某里
某山之麓以家傳求銘於予予於季文彭門學官彥博耐久交也彥博每
與余言其宗之賢多及君今按傳皆合是以為之銘銘曰 賢以
根之學以昌之而命仇之亦既度之以後煇之固及其定耶嘻

陳篆

南康志陳篆字必正祖居都昌後徙星子登宣和甲辰第少從
陳莖中劉杜與蘇養直游廉靖有守歷任州縣政繁稽稽及佐
大藩或勸求郡不肯屈節時宰歷倅洪澤明三郡贈朝議大夫即以祖業
遷兄初預計居後山號星灣先主于準字正臣以父蔭仕三任州縣之職
年五十有五即掛冠號清隱散人距城三十里有別墅在石屋間文公愛
賞之扁為石屋書堂累贈朝議大夫二子程程程字和成初調江夏令築
長堤以捍水再調善化令佐淮東總檣被旨築楚州城李侍郎林張瑞明
為辛侍制并及督器重之終池州倅程字秀成力學志倦交游無雜賓三
試禮部即棄科舉之學師事朱文公習義理最明哇字子從池州倅子也
有志當世初調襄陽南漳尉再調靖州判官鶴山魏公了翁一見奇之力

永樂大典卷三十一百早九

十四

薦于朝哇辭不就以通直郎致仕人
壯其勇決但孫相望皆盛年納祿云

永樂大典卷之三十一百四十九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翟景淳

分校官編修臣王希烈

書寫儒士臣汪可宗

國照監生臣敖河

臣孫世表